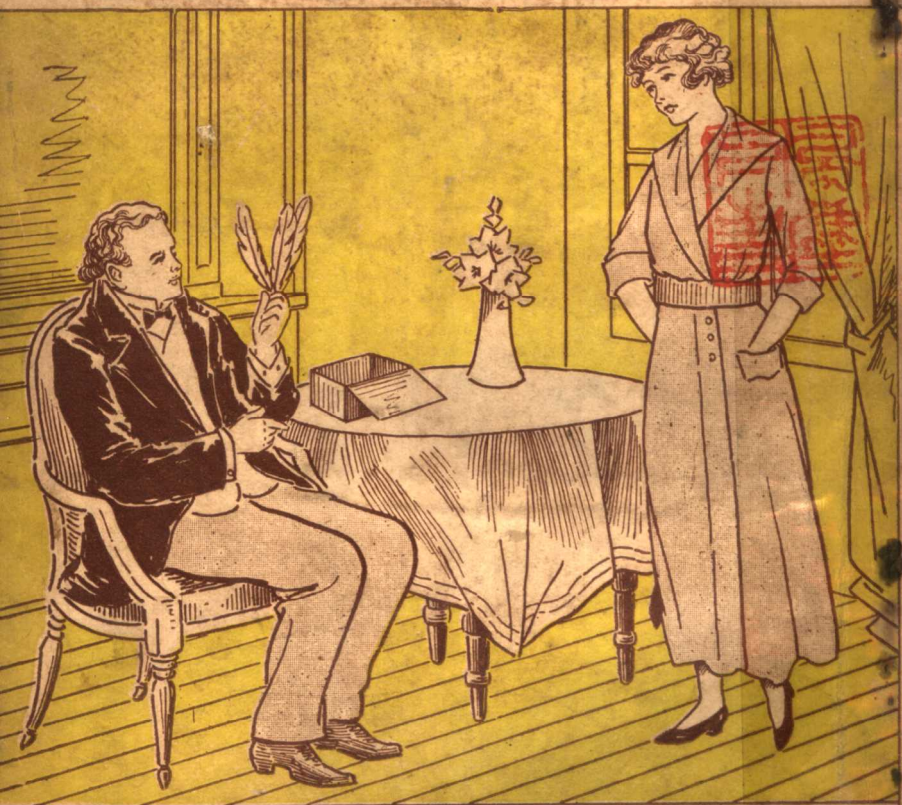


說部叢書第三集第七十四編

白羽記初編

冊

下



商務印書館印行

中華民國八年七月初版

(遣)

(愁)

(集)

八册

一

清初張貴勝輯。內分五十一
雋永風流。無聊中閱之。可
閱之。可以遣愁。爲稗海中

(香)

(祖)

(筆)

一册

定

王漁洋爲一代詩家正宗。出
筆記。此香祖筆記乃諸種
其師法古興會佳。非他種筆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丙 857)

(白羽記初編二十册)

(每部定價大洋叁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沈 步 洲

行者 商務印書館

刊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棋盤街中市

售處 商務印書館分館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開封 洛陽 西安 漢口
杭州 蘭谿 安慶 蕪湖 南昌
長沙 常德 成都 瀘縣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桂林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白羽記續編目錄

卷上

第十二章 神思頓銳

第十三章 暗幕漸揭

第十四章 有客自遠方來

第十五章 第一羽歸趙

第十六章 逐客

卷下

第十七章 梅露沁之樂

第十八章 音迴

第十九章 吹絢一池春水

第二十章 好友同罹苦辱

第二十一章 得意忘形

第二十二章 尋根究底

白羽記初編卷下

第六章 傾心告長者

時八月三十日也。距來能府跳舞之夕已一月矣。村中事少。東尼格爾猶以費扶希失蹤事爲談資。里巷游人。酒樓沽客。恣其議論。莫或阻難者。或曰。跳舞會之翌日凌晨六時前。猶見費扶希御宴禮服。於來能橋畔道上疾行。顏色淒苦。或曰。非也。其時蓋已不啻六時矣。或曰。必墜網落河。或曰。河中鯊魚不復可食。有勸我食魚者是教我以食人肉也。市虎杯弓喧傳。遐邇於個中真相固不能測其毫末。蓋村中知者僅二人。二人則努力韜匿。淡然若無事。或猶矜持過疇昔。綺痕之柔婉。德穆之易怒。或微加於前。然非人所

得而窺見也。故訛言朋興無過問者。是夜費扶希實在倫敦。惟塞
祛中尉知之。喧傳斐洲沙漠中有大戰。市上信使往來傳呼戰事
之結果。曰德露勒將軍率騎兵乘月夜進攻。席捲敵營之左翼。奪
其巨砲。曰某將軍陣亡。雅克及蘭考斯多步兵聯隊潰。吉凶參半。
疑信亦參半。倫敦人心不寧。夜十一時。陸軍部前不期而集者以
千計。翹首望樓頭。白布每見人影現布上。則盼望之電浪瞬息感
人。全場搖曳。顧皆屏息不言。塞祛中尉扶杖來。恐傷股。乃側附人
羣而立。遙望陸部之樓。忽有人持其臂。迴視見亨利費扶希。容色
憔悴。目光閃爍。如病熱。乍見疑非相識。亦暫不深究其爲誰。稍遲
乃悟。費扶希曰。一吾今夕固可在埃及也。試思之。吾倘在埃及。今
或夜駐沙漠。伴帳中火而坐。與托倫斯談戰事。或已死。嘻。是又何

擇吾今夕。固可在埃。及也。一聲殊煩苦。塞祛見費扶希。突如其來。言語又改常度。度必命運塞厄。有以致之。疑懷滿腹。不敢遽問。急引費扶希。自羣衆中出。費扶希又曰。『公附人羣立。吾見之。念公前嘗授我以名刺。願與公一言。』吾藏刺已久。時惴惴慮將用之。今果如所慮。尙憶公告我曰。『人苟遇塞。但以告人。或有裨益。』塞祛止勿言曰。『盍與我偕入樓上烟室中。或可得一隅地作深談也。』費扶希舉首。見當前者乃海陸軍會社。急低聲曰。『天乎。是豈可入者。』振襟疾走。塞祛尾隨之。至街中燈光不及處。又曰。『且今夕爲時已晏。無寧待明日。但於黃昏後擇僻靜之地相會。』吾當來。日間吾不出也。』塞祛不復問。卽曰。『喀雷多利飯店殊靜隱。九時往。必不與知我者相值。』吾於九時前在燕街之隅待汝矣。』翌日。

二人遂如約共餐於肆。費扶希環顧座客。見無相識者。乃匆匆入。擇案之傍。室隅者而坐。塞祛曰：「吾在倫敦時。常來此間……吾子聽之。」一時電機聲來。了然可聞。且覺機葉振動之波。笑曰：「但聞此聲。卽令我迴思往事。恍疑吾身猶在舟中。與同袍諸子共居砲室也。盍先進食。再畢汝詞。」費扶希曰：「公於吾事獨未之知乎。曰：『一毫未知也。』」費扶希喟然若中心稍慰者。初意舉世皆知。無不蔑棄。今塞祛不知。是不知者。尙有人也。中尉凝睇費扶希。但見少年軒舉之氣概。幾消燦無餘。形容枯槁。目眶暗黑。知其徹夜不寐。已非一日。動止張皇。呼吸短促。知其神筋張激不弛。且崩餐時屢思啓口自陳。中尉不之許。餐具旣撤。乃授以雪茄。詔之曰：「盍告我。遲遲毋過急。」費扶希乃娓娓陳其所經歷。言必據實。無

所諱亦無所欺。以其父宴客之夜始。以來能府跳舞會終。中尉凝
神靜聽。幾疑說者並非局中人。聊舉他人事以資談助。而無所容
心於其間。蓋費扶希之簡明誠懇。有如是者。終曰。一吾當日渡斯
播老湖返倫敦。到此以後。長日蟄居寓所。聽窗外笳聲整集行伍。
夜則或徘徊道路間。或臥床待漏。威斯敏教寺之鐘。遞報時刻。聲
聲入耳。有霧亦聞水上警盤。枯寂淒涼。了無生趣。一又笑問曰。一
公亦知聖嘉姆斯公園中。鳧鴨何時始聲乎。蓋在中夜二時。無爽
晷刻。一方費扶希陳述其傷心史。中尉未贊一辭。惟以手支頤。面
費扶希而坐。及聞匿電不報。則稍舉一手按其額。費扶希遂不能
窺見其神情。在費扶希觀之。方疑中尉意存蔑視。慮形於外。乃舉
手半遮其面也。然費扶希初不以是中。餒仍詳述其經歷。盡言乃

已。顧中尉之手。仍按額。亦不置答。少頃乃發言。非特無侮蔑之容。且重自怨艾曰。『吾實任其咎。在汝父宅中夜宴時。吾固可以爲汝進一解。卒無所言。隱忍之罪。不容辭矣。』中尉與費扶希之母昔嘗相識。母旣死。其子乃自夷辱至此。後死者敢忘責我之責。非義所當任。而自任之。然不能以是懈逸也。又曰。『吾子知之。我早洞若觀火。汝父且百思莫得其解。』費扶希曰。『父終必不解。』塞祛曰。『汝言良然。汝母若猶生存。必能解悟。惜如汝母者無幾人。婦人所崇仰者。匹夫之勇耳。例如汝所愛之女子……』費扶希曰。『公毋厚責吾方。蠱誘之使嫁我也。』塞祛忽下其手。殷殷問曰。『倘汝未與綺痕遇。亦上書乞休耶。』費扶希答曰。『恐未必也。玷吾家聲。辱吾祖父。尙不足以阻吾壯志。惟辱綺痕。則惕焉深。』

畏之。而不敢輕於嘗試。『塞祛乃握拳擊案。作悔恨聲曰。『倘十
三年前。吾以心事相告。汝又何至忍受多年之苦痛。總角童子。獨
懷恐懼。而莫可告語。其痛可知。卽今茲不幸事。吾何嘗不可以一
言預防。蓋吾固知汝者也。』中尉自言。知費扶希確也。費扶希之
心性。中尉所知深於其所自知。惟知其心性。故絕不侮其行爲。試
設身處地。代擬十年來苦况。且應重憐之。彼自垂髫舞象之年。以
至成人。蟄居斗室。父頑鈍。不能相諒。庭中遺像。又毅然以武勇相
期。時惴惴然。恐有玷家世。頗思傾心事以告人。環顧親知。誰堪信
托。則惟深自韜匿。任其侵蝕。心志而已。行則挾之以俱行。臥則擁
之以俱臥。有所夢。則每爲臨陣脫逃之將士。有所交。則時愼往來
應對之話言。似此惶懼顛倒。茹苦含辛。其有今日之惡果。亦奚足

怪。塞祛。誠。深。知。此。子。者。也。忽。問。曰。『吾子亦嘗讀漢默來脫乎』
曰。『固。嘗。讀。之。』又。問。曰。『讀。之。嘗。思。之。乎。』漢。默。來。脫。性。情。中。之。
缺。憾。正。與。子。同。所。先。見。者。所。籌。思。者。所。擬。想。其。實。懸。計。其。效。果。者。
亦。卽。其。所。畏。懼。懼。斯。退。退。乃。自。責。然。事。機。危。迫。之。時。果。僨。覆。乎。否。
否。其。勇。力。乃。超。常。人。正。以。其。早。有。定。見。也。克。瑞。彌。之。役。吾。亦。嘗。見。
富。於。思。慮。之。人。爲。其。思。慮。所。苦。及。臨。陣。則。驍。勇。敢。戰。世。所。僅。見。吾。
子。尙。記。索。士。比。亞。之。言。乎。

吾。豈。懦。夫。誰。以。惡。奴。名。我。誰。橫。斷。我。胸。誰。拔。我。鬚。吹。向。我。面。
蓋。全。劇。之。精。意。盡。此。數。語。矣。嘻。倘。當。日。我。曾。一。言。者。『有。客。數。人。
席。終。出。館。自。案。前。過。中。尉。遽。然。昂。首。四。顧。室。幾。空。無。人。表。針。指。十。
一。時。急。宜。代。費。扶。希。籌。長。策。費。扶。希。之。悲。史。既。已。傾。吐。無。遺。費。扶。

希之前途。不容忽視。勿顧。爲費扶希計。悵然將安適乎。往者已矣。來者猶可追乎。名譽之玷。傾江水而莫濯。將何術以求掩蓋乎。搔首狂思。不知計之所從出。顛然曰。『吾子決不能久居倫敦。晝蟄伏而夜潛行。如蝠如鼠也。是大類於……』一言至此。頓止。費扶希迴憶前事。代續之曰。『是大類於某軍官也。然某軍官之結果。決非吾之結果。吾決不留倫敦。』蓋費扶希於出處大計。籌之已熟。本無勞中尉焦思苦慮。越俎代謀也。然中尉猶有不能忘懷者。問曰。『白羽之局。知者爲誰。願聞其名。』答曰。『屈倫邱、嘉索爾、威魯貝。』曰。『是三人者。皆在埃及。不卽歸。且投鼠忌器。全師名譽所繫。歸亦未必告人。外此更誰知者。』費扶希曰。『德穆歐士坦及……綺痕。』曰。『二人亦必無言。』外此則托倫斯或知之。公

知之。吾父知之。』塞祛退憑椅背。停視費扶希曰。『汝父耶。汝曾寄書耶。』曰。『非也。吾赴梭雷面告之。』塞祛又深自怨艾。恨當日坐誤時機也。廢然曰。『吾當日曷爲不言。汝懦夫而汝坦然赴梭雷面。汝父以汝之痛史相告。汝且不寄書。寧挺立面告之。亨利乎。吾勇不讓人。斯則吾所不能爲。』費扶希灑然答曰。『斯固非樂事。』蓋費扶希與其父相見時之情景。出之於費扶希之口者。僅此。塞祛深知其父。又深知其子。蓋非樂事三字。自塞祛觀之。含意甚深也。費扶希復舉事後之約相告曰。『吾父仍年與我。以金吾需之。毫釐不能減。否則仲子非不甘貧賤者。卽一介不取。亦所優爲。吾父今不令還家。吾固暫不願還家也。』乃坦襟出小夾。啓之。白羽燦然。取置案上。塞祛曰。『汝保存之耶。』曰。『吾實寶之。』

吾以爲寶。公或不解。自公視之。謂斯爲戮辱之表徵。自吾視之。謂尙不止此。茲四羽者。乃吾雪恥之動機也。一環顧無人窺視。乃分四羽之三。稍前移之。斜欹案邊。謂塞祛曰。一假使吾能令屈威嘉三子。囊其所贈之白羽。則如何。吾不敢謂果如所料。吾不敢謂此念能形諸實事。特機會之來。不可預測。吾必伺其來而攫之。三人者。方有事於疆場。征人勞苦。將必有蹈危履險。需人佐助之時。苟能佐助吾的斯達。今茲諸公在埃及。吾故將於今晚作埃及之行。一塞祛聞費扶希言。色然以喜。斯誠其思慮所未及。今承相告。則確信外此更無他道。塞祛喜觀人而觀人者。所應有之。詳慎周密略焉。不知講以爲茲事必成。故欣然詎知扶費希之阻難。不啻一二。或時機不可得。時機至。或終趑趄不前。則大言皆虛語耳。塞祛

殊不以爲慮。慮者費扶希也。其言曰：『此中困難，殆無涯際。試舉一端。吾平民三人者，皆軍人。圍繞者又皆軍人。吾之希望，益復微渺。』塞祛辨曰：『贖汝之過，初無庸擇三人者而救之。』曰：『誠無庸也。容有他道，以自贖。方綺痕還我，以羽且加一焉。吾欲裂羽，忽自念得此道，遂止勿裂。懷而藏之。邇者獨居晏處，聽笳聲之鳴咽，輒思所以自贖者，百思不獲。他道姑就初念所及而嘗試之，謂其尙堪一試也。公試爲我懸擬。苟三人者願復收羽……則第四羽或亦可却還也。』一言至此，其音漸微。呼吸殊深沉，目注案。塞祛不能見其面。問曰：『汝意女將待汝乎？』費扶希忽舉首曰：『否，吾意良不在此。女初不知吾所圖。吾事未成，亦決不以告。且吾別有所念。』斯時費扶希發言，乃現躊躇之態。『此所念者，披瀝爲

難。然吾固甚願告公。當白羽飛降之前日。吾與綺痕有所談。綺痕知吾軍銜命南行。而吾無故脫行伍。痛自貶謫。謂我曰。吾見解不同凡女。倘有不測。餘生淒寂。誠無佳趣。然將來二字指死後而言或常相見。斯言實爲振吾精神之良藥。動力寓焉。希望寄焉。苟無此吾或不有南行之想也。『困苦陳辭。中心悵悵。絕不敢平視。又曰。』吾奉此言爲南針。公或不解。然吾固認以爲實。』乃指白羽曰。『吾所望者。愆果可贖。吾二人。或幸能相見於將來也。』夫在酒樓之上。對狼藉之杯盤。談斯玄渺其狀。至奇。顧若費扶希若塞祛殊不以爲奇。二人所談者。當前之事態。推敲研究。已有端倪。咸竊自喜。境地之離奇。殊不暇計。費扶希辭旣畢。塞祛不卽答。人語寂寥。四無聲息。費扶希仰視。意中尉或繼以訕笑。而中尉則出右手。